

她在歷史上的地位有什麼微妙之點。

隨着「旅港觀光團」，像夢一般的從上海抵達香港。離開那終日勾心鬥角的家，放下那刻板而收入微薄的工作，與那從不間斷的國家口號斷絕接觸，就彷彿把滿肚子的苦水嘔了出來一樣暢快，抑壓在心底多年的悶氣也隨着旅途的風塵而去。登岸的一刻，我馬上就被眼前這個充滿熱鬧彩色的都市吸引着。旅途雖然漫長，我竟絲毫不覺疲倦，反之，身體每一個細胞都在興奮地奔跑着，似乎要向一個目標衝刺。

替我安排這次旅程是那個從香港到內地物色妻子的范柳原。聽徐太太說他十分富有，很多女子也自動投懷送抱，他會對我這個曾經離婚的婦人發生好感嗎？真會娶我嗎？我暫且不想太多了，能夠一睹這個慕名已久的城市已是我夢寐以求的事。

范柳原每天作我的私人嚮導，不到一個星期就差不多把香港所有的旅遊區都遊遍。論風景，它跟國內的風景區實在難以相比，然而論設備之先進齊全，服務人員態度之殷勤週到，實在使我驚訝，國內跟它又是難以相比哩！

傾

成之

遊玩佔據了我大部份的時間，談情？只不過是小插曲，因為我總抬不起頭談情，就算是談情，我們常不明白對方在說什麼，或者都在假裝不明對方的暗示，而且，我更被另外一種力量所迷住——一種與生俱來渴望自由自追求生活的生命力。在這裏，每個人都享有言論的自由，能夠自由地選擇自己的職業和發展個人理想的途徑，競爭與買賣是絕對的自由，各人也可放開懷抱去接受或者摒棄任何的信仰，而個人的自由也得以在完善的法律下獲得保障。所以人們可儘管高談闊論，拼勁地為自己創造環境，亦可隨意為自己安排生活的方式。雖然他們每天都勞碌地幹着活，但最後他們都為自己所獲得的感到安慰，因為至少他們感受到自己是存在着，有他個人的價值。我憧憬着自己有朝一日擁有這種生活。

戀

素素 嘉嘉

一日，柳原忽然跟我疏遠起來，還經常跟他那位印度女友來往。一個保守的婦人與一個登途浪子的故事，確實應該是峰迴路轉的；他企圖用激將法去改變我的態度，但這並不是易事。表面上范柳原是個玩世不恭，用情不專的人，但我肚裡頭早就曉得他實在是死心塌地的喜歡我，他傾慕我的純樸與古典美，也欣賞我那種敢于創造的性情和高怨的氣質。不久，他又自動來繼續作我的私人嚮導了。

漸漸地我盼望柳原向我求婚，假若我成為范太太，就有機會居留香港，我只求繁榮與安定——在一個自由繁榮的世界裡，做個安份的妻子。地老天荒，此生不變。然而我並沒有故意去討好他，因為我愈是處之泰然，就愈能惹他好感。

x x x x

我的抉擇是否錯誤？他應否是我托付終身的理想伴侶？無論如何，我終於都跟了他，離開了淺水灣酒店，離開了香港，我們先行返回上海，他為我找一間典雅的平房，我不知我可用什麼來綁住這匹野馬，對我來說，這次只像賭博一般，如果註定我要輸的，我認命！他們早已說我命硬，嫁了出去也要回頭，其實把不幸的遭遇歸咎於命運，總比親身承受的好。不久，這一局揭盅了，今番我不是回頭馬，但却是掃把星，因為柳原告訴我他要到英國去。他的藉口——藉口？——是對香港一九九七年後的安排缺乏信心，打算移民英國，現在先到英作龐大經濟投資，以爭取入籍居留，一候移民手續辦妥便會以范太太的名義接我到那邊去。這究竟是惡夢的開始還是編織美夢的時候？

獨個兒混在屋子裏，終日起坐不安，夜不能眠，每每到派信的時候，我便急得全身像被蟻咬一樣，見郵差從屋後走過卻沒有停下來，我就苦悶得發瘋，因為英國上月頒報了新國籍

法，柳原和其他在香港出生的英籍人士，被英國編入「第三等」人列，為「英國屬土公民」，按照這法例是沒有權利申請居留英國的，柳原現在怎樣呢？音訊全無。突然，門鐘響起來，劃破我的愁思。腦海仍是一片茫然，飄飄忽忽的去過去開門，只見門外站着一個熟悉的巨影，背着落日的斜暉，我未敢一眼認定他是一一范柳原，你終於回來了！

「抵達英國後我立即聯絡朋友，商量移民之事，聽他們說靠投資以求入籍，一動身便好容易要花上一、二百萬，我雖然有些錢週轉，但這個數目畢竟是驚人的，而且我可以在那邊做什麼生意呢？又沒有經驗，更摸不清市場。」「你不是說有朋友在那邊開餐館嗎？」我淡淡地問他。「朋友却終歸只是朋友，華人在異地立足那是這麼容易的？」他似乎現實了很多，「從事飲食業嗎，人家說最好兩夫婦拍檔，一個買賣兼管錢，一個打理廚房事務，再要另聘有信用的人幫手，我自知不懂理財，你又不懂英語，兩個人到了那邊，未打好基礎也已經洗去不少錢了。」他斟了杯酒，帶着無奈的語調說着。「上月報了新國籍法，我們竟被貶為「三等」人士，回想我祖父及我父親在香港創過一番事業，今天香港的繁榮是他們這些人努力的成果，英國人多年來在港掏盡利益，現今一盤改法，便把我們屏之于門外，幸好我骨子裡還知道「尊嚴」二字怎樣寫。」他的話流露出我從未見過的激憤。「強求留在一個沒有『根情』的地方，我寧可歸回我生我長之土，畢竟我愛香港。是香港的自由孕育我的浪漫，是香港的色彩吸引住我和你。」柳原一本正經的，對我說了這番話，其實他心底裡慶幸有我這麼一個人，也是和他一樣，痴痴的迷戀香港。

「我們明天一早就登記結婚，然後我立刻申請你到香港，好嗎？」他摟着我的腰，在我耳邊輕輕地低問。我是否在造夢？抑或是我美夢成真？我垂着頭半哭半笑，背倚着他，捉着他雙臂，既溫暖又甜蜜，我相信我是這世上最幸福的女人；可是我不敢轉頭望着他，因為我不想讓他知道我在哭，就算是知道，都只好叫那兩顆滴在他手臂上的淚珠，悄悄地告訴他好了。

究竟是新英國國籍法成全了我和柳原的婚姻，一或是這條法例根本是為我們而立的呢



范柳原
12/9/80年

在這個不可理喻的世界裏，誰知道什麼是因，什麼是果？誰知道呢？也許就因為要成全她，一條法例都改了。數百萬人身份改變、數百萬人地位轉移...流蘇並不覺得她在歷史上的地位有什麼微妙之點。

道

遙

絲路行 絲路行

鍾麗娃

在絲綢之路上揚鞭策馬飽覽大漠風情
數歷史的遺跡，實在為我的生命平添了不少文采，大自然的美景在我心頭蕩漾，創造主的真、善、美也在我腦海中永留痕跡。

我們由西安出發，經蘭州及青海的西寧，穿過河西走廊，即張掖、武威、酒泉、敦煌，而抵吐魯番，最後達烏魯木齊。每個地方都有它獨特之處，可說是一個高潮接著另一個高潮，簡直是目不暇給，令人嘩然讚嘆！

× × × ×

西安舊稱長安，是絲路之起點，「秦中自古帝王州」，長安也是周、秦、漢、晉、隋、唐的首都，有二千多年的歷史，是一個名符其實的古都，到處刻劃著無數的古蹟，默默地跟你細訴興亡舊事。踏足長安，就彷彿走進歷史的長廊，真可以大發思古之幽情，使人想起「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華」的愛國詩人杜甫，他整個生命都獻給整個國家，整個民族，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之志，比之我們為物質生活打滾，為一己的歡悅終日營營役役，實有天淵之別。

× × × ×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位於蘭州的劉家陝水庫，是中國最大的發電站之一，看著萬馬奔騰，滾滾而來的黃河水怎不使人雀躍，之後，我們便沿着黃河乘船到炳靈寺尋幽探秘，身處異鄉的中國人，走在中華民族五千年文化的發源地，就好像重投母親的懷中，彷彿尋著那久經失落的根，凝望滔滔的河水，內心有一份衝動，就是喝一口黃水、吻一口黃土呢！河的兩岸是嶙峋的山石，這些山石異於黃山的蒼松怪石，有別於桂林綺麗的山石，那瘦脊、乾涸的山峰總是給人一種堅韌、不怕艱難困苦、誓與風雪對抗的氣質，也有一種飽歷滄桑的味道，我覺得就仿似中國人那份默默耕耘、勤儉、樸素，堅毅的性格、以頑強的生命力去迎接每一個風浪。

× × × ×

離開蘭州，我們便進到一個世外桃源——青海。當車子在茫茫無邊的草原上奔馳，我們便一步一步的走近青海湖，在那綠油油的地毯上竟點綴著一大遍不同顏色的小花，有黃的、紫的、藍的，這些纖巧的小花為青翠的草原平添了不少活力和青春氣息，映襯著微風吹拂的草浪，就在告訴我們，創造者本是一位滿有色彩，活力和美感的紳。

遼闊的青海湖又將人帶到另一個美的層面，湖的面積四千多平方米，水色青藍，烟波浩瀚，充滿寧靜、和諧。青海湖的落日更是醉人——夕陽含羞答答地躲在一片藍色的浮雲下，為彩雲鑲上金邊，雲腳下發出幾度金色的光芒，在青海湖上閃爍不定的波光，令平靜如鏡的湖水加增了幾分醉人的魅力，夕陽將天邊染成淡淡的鵝黃橙紅色，是外塵清新、自然、和諧、純淨，夕陽西沉，天邊的雲彩彷彿連綿起伏的遠山，佈局在蛋黃色的天幕，就如若隱若現的雲海，簡直出神入化，美得像仙景一般。

青海湖附近還有奇景，在那青藍的湖畔跟那山花遍野的草原上竟出現一個小沙漠，當我們踏足沙丘，舉目遠眺，却見一面是「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草原風光，一面則是連綿不絕的沙丘，怎不叫人驚嘆！

× × × ×

經過火車上一夜的煎熬，我們到達「葡萄美酒夜光杯」的酒泉，安頓後，我們便乘公共汽車往嘉峪關去，有「天下雄關」之稱的嘉峪關是萬里長城西端的終點，雄峙於終年積雪的祁連山脈與馬鬃山系的黑山之間，地勢險要，巍峨宏偉，登城遠眺，塞外風光盡入眼簾，只見氣勢如雄的祁連雪山及一望無際的沙漠瀚海，四野渺無人烟，彷彿領略到古人在北處振守邊關的孤單寂寞，「故園東望路漫漫，雙袖龍鍾淚不乾」正是他們的心聲吧。

嘉峪關總是給人一種古樸、滄桑、荒涼、淒清的感覺，這屹立於長城西端的天下雄關曾使匈奴、回紇等國臣服於神州，中國的威名自

絲路遠連西方，過去的歷史的確是顯赫一時。但再看今天的中國却使人有點感慨：昔日光芒今何在！不過，只要龍的後裔團結一致，為振興中華向並發出一點光芒，中華民族將重顯昔日雄風！

× × × ×

我們在酒泉乘長途汽車，穿過戈壁沙漠而到達充滿藝術色彩的敦煌，這裡有馳名世界的莫高窟的佛像和壁畫，還有我所喜愛的鳴沙丘，在那黃沙萬里，起伏的沙丘上，臥看落日餘暉，又令人領悟到天也壯闊的另一種氣派。在鳴沙丘上騎沙漠之舟既刺激又興奮，令旅程更顯樂趣。

× × × ×

闕別敦煌市，那沙漠的綠州後，我們便到世界上第二低地——吐魯番，一個充滿維吾爾族風情的地方，著名的火燄山、葡萄溝、蘇公塔、千佛洞，商昌和交河古城便是位於此地。

我們在維吾爾族的小孩子的「拜拜」聲中作別有大州之稱的吐魯番後，便來到烏魯木齊，登臨清幽脫俗的天山天池，這裡層巒疊翠，洋溢著山間的靈秀氣，挺拔的山崗長著茂密的松樹，天池的水清澈蔚藍，映襯著山間的倒影和氣勢磅礴的博格達雪山，湖光山色盡是醉人，有如瑞士風光。我們決定在早上攀登天山的雪線，寫下人生偉大的一頁，在晨光曦微，涼風襲人之際我們便騎著一匹駿馬起行，可惜山勢太險要，三個小時後便要步行向上，山路十分難走，行了五小時雪山才在咫尺間，可謂長途跋涉，但能夠撫無白皚皚的雪却是非常值得的，當我們登上雪線的時候，天上竟下著紛紛的雪花，天山這份見面禮使我們興奮萬分。

× × × ×

一個月的旅程眨眼間便過去，西北風情盡收在記憶中，畢竟，那茫茫的瀚海，青青的草原，皚皚的雪地上也留下我們的足跡，還有悠揚的歌聲與漫漫絲路上的風聲雨聲和唱著。

有晚我發咗個夢，夢見我將來教嘅一間小學，嗰個細路著住D解放裝番學，放學；唔定止咁，佢坐喺張機好似紮馬咁，「郁」都唔「郁」，好威水。諗番起個夢，我驚都未驚過，諗都唔駛諗，就知道祖國的孩子是可愛的，祖國的路線是正確的。一于教我班細路日日係我偉大神聖正確正常的祖國社會主義下朝北紮馬；幾大要佢佢抓緊高舉民族主義，堅持概念先行，原則行先，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唔講大利小利，贊成祖國統一就係有利；社會主義出面包庇資本主義，必定無往而不利。總之有理冇理，一于擁護十億幾五百萬強同胞，扶老携幼面對社會主義祖國指導教育路線，清高清潔一塵不染，穩如泰山。

正所謂有無產階級的鬥爭化就有異化，有馬列老師的理想化就有腐化；咁嘅陣容，加上我們偉大強大作大的黨發言人的「點」化，我深深體會到國家愛我救我，教我育我；我感激之餘，不禁出賣自己俾祖國，任勞任怨任驅馳。……寫到呢度，突然好唔得閒，唔好意思，如果真係好想要，針針！OK！

我想到自己只係個空殼，好安樂！的確，我一心一意支持支撐祖國建設統戰，唔駛講七嘢理論理性，有料冇料，最緊要係要有衝激衝動有理想，一於做足自我宣傳，多D同祖國嘅精神領導握手，親親咀；又駛七講咁多呢，又好似華叔佢咁班人，真係唔識貨，成鬼日講七嘢直接選舉好過間接選舉，七嘢民主奪權，唉！邊有咁講嘢嘍，正所謂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塵歸塵，土歸土，直接選舉算老幾，又豈能與我國偉人無邊的共產主義雄渾理想相提並論，又點可以與我中國人民民族的特性相抗衡，洋鬼子的理論用來吹牛就可以，要在香港種出加州的陽光，有七可能，試都唔駛試就知呢回輸實，唔信？君不見毛老鬼領導中國革命走到成功之路，係靠住使到共產主義的基本原理正確地適應於這個民族和民族國家的特殊情況。講到呢度，十分激動，班細佬眼光光，好得人驚，有條細佬個位度賴尿，唉，佢咁點可以咁對我，我咁大家其實都係身份平等嘍，豈有此理，班細佬究竟想點？

班細路個個着住解放裝响度扮解放軍，唉！佢咁以為祖國係七，鄧大人有話過要你地班香港人服兵役，難道社會主義祖國強大雄武犀利的軍力保唔住你地呢個豆潤香港？難道社會主義祖國會妄顧你地香港人同胞安全於不理？班資本佬、市儈自私洋鬼子都唔會，祖國更加唔會，有偉大的祖國出面，香港同胞大可以放心安心，小心；協議是由我英雄無敵不屈不撓死裏逃生的祖國出面草簽，絕對冇錯的，怕什麼？祖國香港（精神上）雙劍合璧，打敗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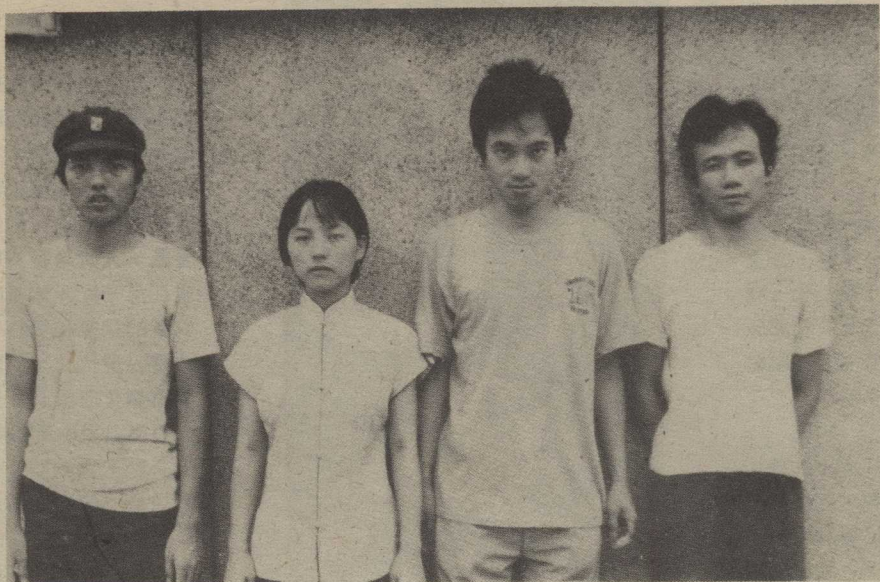
嗰佢最叻

無敵手，洋鬼子是佔不到便宜的。祖國香港一條心，大有大玩，細有細玩（大同細一齊好難玩）。總之大家不妨將自己的前途交俾我們偉大的主席們，有理冇理唔駛理。將來香港祖國一家親，仲邊度有矛盾，記唔記得話過要港人治港有七所謂，最緊要係有益同埋有建設性，你話係唔係，係唔係？齊唱：繁榮安定重一要，旺角Disco 照一跳，跑馬有益要一照，……小姐身材嬌俏，……社會主義美一妙。……直到永遠。

仲記得我回歸祖國大地的時候，七嘢條件都有傾實，佢咁話呢度唔講條件，唔講個體利益，冇階級壟斷，冇物資獎勵，我諗都未諗清楚就知佢咁路線正確，實行寧左勿右，好過俾班資本佬壓迫，剝削我的剩餘價值，出面市場混亂，人情冷暖。而家迷途的小溪流終於匯合成江河一片，本着嫩綠的智慧，顛抖的心靈，少豪的意氣和變態的幻想，一心一意為加速祖國建設現代化，精神機械化，教育情緒化和民主官僚化而獻身。佢咁見我體格正常，要我做多D有益及有建設性嘅嘢，實行勞動建設，建設勞動，我當初唔明點解，無意中發覺自己原來只是一個生產力的工具——即「國家機器」；真是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什麼嫩綠智慧，什麼少豪意氣，算老幾！用來做反面教材就可以，點可以與十億幾同胞的腦細胞數目相比，又點可以抵擋歷史洪流妄顧民族於不理，不可以，我連忙搵番舊時D作文及日記睇吓我幾時開始有呢種無產階級先鋒的思想，實行上山搵班馬騮，對住佢咁喊餐死，講明我有錯，我係清白，你地班細路唔好冤枉好人，我寫呢篇文時完全不是自己，我有晒自己，只有國家，我連真名都唔用，我係姓陸，姓陸嘅一定係愛國，就算漢奸都係因為愛國，信我！我唔會亂寫，早日話，我愛祖國，祖國愛我，正所謂我與祖國心連心，心心相印，點會有錯！我雖係西苗，實係永遠向東望，冇錯喇，你地班細路想離開破壞我同祖國親密親戚的感情，扭曲我係社會主義祖國下的身份同埋人格。豈有此理，我一定要罰班細路留堂，加強教育佢咁，要佢咁認識偉大的祖國，直到識背：「東方太陽紅，祖國山河美……。」



西苗



李賢斌

「然後，樂隊「蟬」隊員彭圓滿出場。他熱愛中國，也熱愛搖擺音樂。他只用一部 JUNO 6 SYNTHESIZER 演奏，但變化甚多。第一首是純演奏的，他以很中國味道的彈奏方式，奏出一首很有張力的音樂，令人不禁想起「保衛釣魚台」、「九一八大集會」等激情；第二首名為「暮」，他用一些 EFFECTS 及音符在大家腦袋中鈎畫了一幅日暮西山、落霞變幻的圖畫，散發出濃厚的中國農村樸實味道；「一九九七」以 TAPE 伴唱，清脆的鋼琴引入，加上電子合成器、鼓和 BASS，他以激情的唱腔細訴九七陰影下我們的境況；第四首「共負一軛」也充滿中國味，獨特的彈奏方式使人仿然大悟西方發明的 SYNTHESIZER 也可奏出這般中國化的音樂，正好跟 OEO 的 TAT S LAU 意何——利用電子樂器演奏東方音樂不謀而合。」

以上是彭圓滿在今年 8 月 18 日晚於藝術中心「夏。夜。電子」音樂會的表演。看完他是晚的表演後，心中期待他口中「蟬」樂隊的大碟儘快出現。

「蟬」，組成於去年七月，四個生於斯長於斯的年青人，各自作曲、填詞、歌唱。為了將自己熱愛的音樂與人分享，不惜自己掏腰包合資錄音出版唱片。

「蟬」的四位成員是：

(一)馮禮慈——影評人，現職於「號外」雜誌。

(二)許素瑩——電影「半邊人」女主角，現職賣魚。

(三)譚國偉——從事商業設計。

(四)彭圓滿——剛於師範畢業，柏師校友。

當我從彭口中知道他們會自資出碟的時候，心中覺得很興奮及佩服。在這高度發展的資本社會，還有一群有熱血、有理想、有抱負的伙子肯甘冒賠本的危險自資出碟，還自己作曲、填詞。

× × ×

從「蟬」處拿來一隻 SAMPLE，急不及待便放在唱盤上轉呀轉的。

腦中不禁聯想起另一隊被稱為中國第一隊 PUNK ROCK 樂隊的「龍」DRAGON，為什麼？因為「蟬」跟「龍」所採用的樂器差不多，都是鼓、電結他、二胡。而唯一主要樂器「龍」所無的是電子合成器 SYNTHESIZER。「龍」的大碟 PARFOMS DE LA REVOLUTION 於兩年前推出，由一法國 ALPHEE PRODUCTION 於廣州中找到數名大陸熱愛 ROCK 青年灌錄。他們除了 ANARCHY IN THE U.K. 和 GET OFF OF MY CLOUD，其他歌都是他們自作的。雖然錄音很粗糙，但總有一份親切感。同時，自己又惋惜為什麼香港不能擁有同樣一隊能自創、自彈和自唱的樂隊？終於，「蟬」實現了我這個願望，不知他們是否也因「龍」而有所啓示。

甲面的第一首是「無題」曲詞都由譚自辦，以中板的節奏，細細訴說時光不留人，應及

早找真正的生命真理、面對現實；第二首是彭的「一九九七」激情的歌聲、電子合成器變化，鼓和結他配合，配合，道出對九七應勇於面對及承擔；最特別的一首是「像大路上的流浪者」，此曲由彭所作，跟「龍」的一首 L'ILE DU TEMPLE MAUDIT 很接近，我指是樂器方面，馮以一隻二胡獨奏，曲調淒酸，許更用引响和木魚伴奏，譚的結他後來也加入，合奏一首帶中國味道的淒酸作品；而馮的「你是山我是國」則由電子合成器開始，但有幾個音符却很像梁祝協奏曲的 INTRO 一般。

乙面首先是由馮改編的一首純樂器的「賽馬」；「勇敢的愛國人（反調）及「美麗的世界」則前者的 ARRANGEMENT 和節奏都很像 PUNK，後者是馮詭弄浪漫的寫照；此碟唯一許主唱的是許改編自新疆民歌的「為情人而流浪」這是一首民歌，配樂也很舒服，以一種像 FLUTE 的樂器（鉦？）還是 SYNTHESIZER 造出來的吹奏開始，已經使人幻想到塞外風光，加上結他和 SYNTHESIZER，結合成一首令人感動的歌，許的原始唱法也給人真切之感。最後是彭的「你、我、他」節奏很是急激，表達世界各地中國人之辛酸心聲。

音樂能表達我們的思想感情，看！「蟬」不是給我們活生生的見證嗎？支持他們，同樣是支持着本地搖擺仙人掌的成長。

同時；每個人也有音樂潛質，何不讓它好好發揮，或許「蟬」的聲音會給你另一種啓示。

瑪嘉烈醫院職員餐廳

栢立基教育學院餐廳

興記飯店
深水埗欽州街11號

范國平

范國興

范培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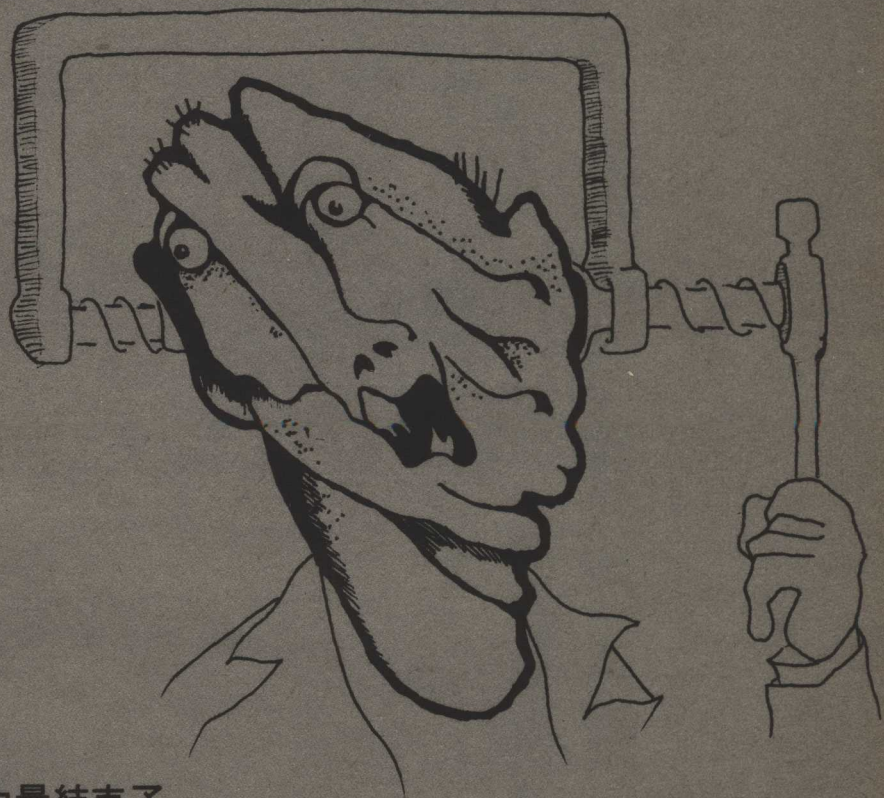
致意

自

尋

死

路



「簡單來說，拿自己的意志和力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就叫作「自殺」。自殺問題並不是一些虛無縹渺的智力遊戲，而是人類對生命質疑的反映。好生惡死，本是人類的通性，可是在某些時地，人們竟也有違反此通性，而視死如歸的，這就是人類感情可以支配意志，並可以處理自己生命的一種事實。「自我毀滅的傾向遺傳自過渡發展的人腦」，只有這樣高等智慧的生物，才會得如此重視生存的感受，當生命被認為不再有意義時，便考慮將之結束，也許這是人類的光榮，也是人類的悲哀。」

■ 哲人之思

因為卡繆說：「自殺是唯一真正需要解決的哲學問題」，他便是唯一真正關心人類的哲學家，因為哲學畢竟是一門研究人的學問，並非遠離人羣的。與其醉心於研究「××主義」，無寧追問「好端端的一個人，幹嗎要自我毀滅？」來得深刻、實際、合乎人情。

自然的生生死死並不由我們主宰，而自殺却是一種自主自發的行動，把人從他們感到的厭惡絕境中解放出來。英瑪婁曼「傀儡生命」中的心理學家對自殺行為的闡釋「是人類想全面擁有自己。」自殺者的心目中認為與其將生命交由命運播弄，不如在某一程度上反客為主。當一個人遇到超於他們所能承受的失望和沮喪時，他可能還有餘力把這種失望情緒消化和適應，甚至進而積極地想及將來；然而，未必每一個人能擁有這種處之泰然的能耐，於是有人寧願結束生命，也不願再面對令其失望的環境。由此帶至另一有趣的問題：一個遭遇極度不幸的人，他清楚了解此生不可能抗拒這種不幸，而此生亦將鬱鬱以終，那麼，他有權自殺嗎？還是應該懷着灰冷的心活下去？孰是孰非？孰賢孰愚？哲人赫胥利說：「我無知，無能，但我活着；不快樂，不滿意，但我還是活着。」也許他的生存是為了期待，為了改進，然而，他並沒有到了真正的絕境，以致這種話向一個對生命已感絕望的人來說，未免有點「風涼話」意味；喬治蒙格蘭特比較了解人類，他說：「一個人絕望的時候，他不寫作，而是自殺」，這種才是在象牙塔以外所說的話。

可惜，儘管哲學家們開始關注人類自我摧

毀的行為，却沒有人能提出甚麼獨到的見解，反而處處顯得有心無力。以悲觀哲學聞名的叔本華對自殺行為的評論可算較為清晰，「自殺，這種個別存在的有意毀滅，是徒勞而且愚昧的行動，因為物自身（種族、生命、意志）不會因自殺而受影響」，故他認為逃避這世界的方法不是自殺，而是「寂靜說」（Quietism），坦白說，這兩者本質上皆使自身與塵世脫離關係而已，避世隱居，物自身又如何，在二十世紀中，關於自殺的言論和文章實在少之有少，是人類還不急於正規這個問題呢？還是已感到無話可說了？

■ 法理之下

不單人們對自殺行為維持一種模稜兩可，不置可否的態度，連大部份國家的法律也保持緘默。

法律是一種在人間才適用的條文，對一個決心要死的人來說，自殺是否罪行並不重要，只要他能成功地死去。今時今日，大多數國家的法律對自殺者多不予以追究。一個自殺者要付出的代價是放棄人間一切的權利、財富和情感、宗教葬禮、以及要在未來幾天內擔當親友們談話資料的主角而已。過去，自殺者未必能有這樣的好運氣，根據典籍記載，早期的歐洲國家多對自殺者投以極度的鄙視，如1601年的英國，「自殺而死的人，屍首會被拖至懲罰及羞恥之地，然後懸於絞台上，除法院授權外，無人能取下其屍骸。」而其他的歐洲國家亦把自殺列為重罪，處罰形式林林總總：有的把自殺而死的屍體示眾，或棄於荒野，遠離普通墓地，或將自殺者的貴族身份貶為庶民，或禁止將屍身由大門搬出，而只可由窗門運出屋外，窗框在事後須用火焚毀；甚至有些地方把自殺者的雙手切下，與屍身分開安葬；有的把石塊壓在死者面上，以防其靈魂復生為害人間，從這些懲罰中，可見當時的歐洲人對自殺而死的人感到害怕不安，他們以為自殺者身上有着仇恨的火燄，只不過仇恨的發洩對象不是外物

，而是自身，因此他們非常害怕自殺者的「邪惡的靈魂」會向活人報復或施咒，故對死者的懲罰其實是對其靈魂的「鎮壓」，希望藉此將邪惡的靈魂消滅。

在當時，自殺與謀殺是同罪的，因為他們認為殺死自己和殺死他人皆邪惡的表現，也許前者還更具震懾性和反常吧！在1651年的英國牛津字典中，「自殺」（suicide）一詞首次出現，在此以前，總以「自我摧毀」、「自我屠宰」（self destruction, self slaughter, self-killer, self-murder, self-homicide）等字眼表示自殺行為，包含着「謀殺」的意思。

在1870年以前，英國法律仍規定自殺者的財產須全部充公，甚至遲至1961年不成功的自殺者仍須入獄；至於法國，自大革命以後便不再對自殺行為加以法律制裁了。在1860年的英國報章刊載了這段新聞：「一名男子刎頸自殺獲救，法庭裁定此人有罪，制以環首死刑，醫生提示法官：絞刑可能令犯人喉部傷口爆裂，以致不能順利將他絞死；法庭不聽勸告，一意孤行，結果一如醫生所述，犯人喉部傷口爆裂，未能令他即時死去。法院唯有召集議員相量對策，經冗長的會議後，決定將絞繩置於犯人傷口以下的位置，終於能順利把犯人處決。」這個故事是否意味着某些法律比自殺行為更冷酷無情呢？

過去那些批判自殺行為的法律在我們眼中可能顯得小題大做。隨着時空的伸延，我們的觀念的確在進步中，以致人們對自殺的看法已漸改變；然而，我們又焉知若干世紀後，人們又有甚麼新的見解呢？或許那時為着抑制人口膨脹而製定條文：規定五十歲以上的人須自行結束生命，以減少社會的負擔。則此自殺行為在是時乃合法的、認可的，甚至是「有益和有建設性的」，可見法律是依循社會之需要而訂定和改變，某項法律只能在某些特定時空發生意義，而當其失却意義時，它只是人類曾有過的觀念而已。」

■ 民族之間

自殺這種行爲，在任何一民族，任何一國家中，都不可能不存在。不同民族對自殺的態度很不相同。如前所述，早期的歐洲國家十分抗拒自殺行爲，認定它是一種近乎怪異恐怖的反常行動，以致法律上也對自殺者予以重判；及至教會亦提出自殺是罪行時，自殺者更被拒葬於教會墓地內。然而，當人類愈文明，原始的恐懼也相應地減少了；人們對自殺行動不再冠以迷信色彩。至美國獨立，人權的抬頭使人開始重視個人的意願、自由和抉擇，故對自殺行爲不再加以責難。

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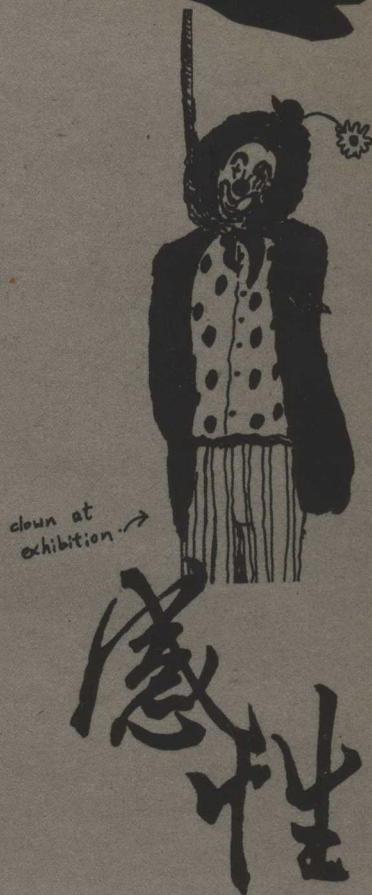
至於中國人對自殺的態度一向較爲矛盾。他們對英雄式的自殺者表示敬仰推崇，比如三閭大夫屈原投汨陽羅而死，乃忠君愛國，以死相諫；革命烈士陳天華之自盡，乃喚醒國人，壯烈犧牲；甚至烏江自刎的楚霸王項羽也是一個「士可殺，不可辱」的好漢子。諸如此類自殺行爲，都被中國民族所接納及欽佩，因此在中國傳統中，忠臣以死殉國、壯士殺身成仁、烈女貞夫投河等事蹟，屢見不鮮，層出不窮；然而，對於因失意、情困、欠債、病重、厭世等因素而自殺的人，則寄以賤視或輕歎。古語有云：「死有輕於鴻毛，重於泰山」；輕於鴻毛的死自然爲人齒冷，可見中國民族對自殺行爲抱有雙重標準。總括來說，就是重國而不重人；推崇英雄主義，忽略個人的情緒困擾。

日本

日本社會對待自殺者則較爲特別，無論殺死與否，社會與法律都不加以任何制裁，除一般人表示悲悼同情以外，有時文人名士和道德尙加以極端的讚揚和崇拜，如乃木大將於1912年自殺，受朝野上下頌揚可爲例證。

日本是個神道教國和佛教國，神佛兩教對人生見解與基督教根本不同，所以沒有禁止自殺的理性，除神佛兩教以外，日本人對中國儒家「捨身成仁」的教論也甚感景仰。日本人無論男女老幼談到生死，大半都有一種相同見解：認爲死亡是人生的歸宿。日本民族似乎具備一種不畏死的特性，如著名的剖腹儀式象徵着莊嚴美麗；又如「檜山節孝」中，老人年屆七十便須上山等死，歸於天葬，不肯上山便是懦弱表現，受人唾罵，可以見出日本民族視自殺爲一種不畏死亡的勇敢表現。日本文化中的武士道精神對日本民族的影響不可說不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爲實踐其霸權主義，武士道精神可說是一件重要的工具。輕生是武士道精神的具體表現，在當初是君王鼓勵武士，欲使彼作忠良的奴隸機械。假若武士怕死，就算不得好漢和忠臣義士。臣僕殉君，是因爲一殉了君，就能得到無上的光榮，所以就是犧牲了最寶貴的生命也在所不惜。這種殉死當初是被動，由少數人提倡，久而久之，社會上成了一種道德風尙，臣僕漸作主動的獵名自殺。然而此種獵名自殺的行爲表現在軍人身上，就組成了一支極具殺傷力的戰鬥部隊。大戰期間，日軍赴湯蹈火，捨命相陪的作戰精神，實教敵人聞風喪胆，這可說是武士道精神在軍隊中產生的作用。

是以日本民族對自殺行爲實有一份深厚感情，人民對自殺行爲不單不反感，大多數時候還予以推崇，或寄以深厚的同情，這可說是源於日本的民族性。



此外，還有一些民族對自殺別有見地。如維京人（第八至十世紀間掠奪歐洲的北歐海盜）認爲最榮譽的死亡是死於戰事，其次是自殺，至於死於自然，死於老病的人是不得進入天堂的，因爲他們認爲必須把性命奉獻給神；同樣，某些非洲部族的戰士和奴隸都必須在他們的帝王死後自殺，他們認爲這樣可以與他們的帝王同住於天國；而古塞西亞人在衰老至不能再過遊牧生活時也會自殺，以免成爲部落中的包袱，他們認爲這種「利他式」自殺會令自己死後得到平靜。

古文化國

然而，值得一提的還是古希臘及古羅馬文化對自殺的看法。古代的希臘和羅馬對自殺行為並不感到可怖或邪惡，人們所重視的只是自殺行為是否理性。柏拉圖提出「當生命本身變得失去控制時，自殺是合理的行動」，因而痛苦、愛國及保存尊嚴都可以是合理的自殺理由。人們不以自殺為罪，但自殺者必須提出理由。

在當時，想結束生命的人可將自殺理由稟向法院，當法院接納後，申請人即可隨時自殺。當時有這樣的訓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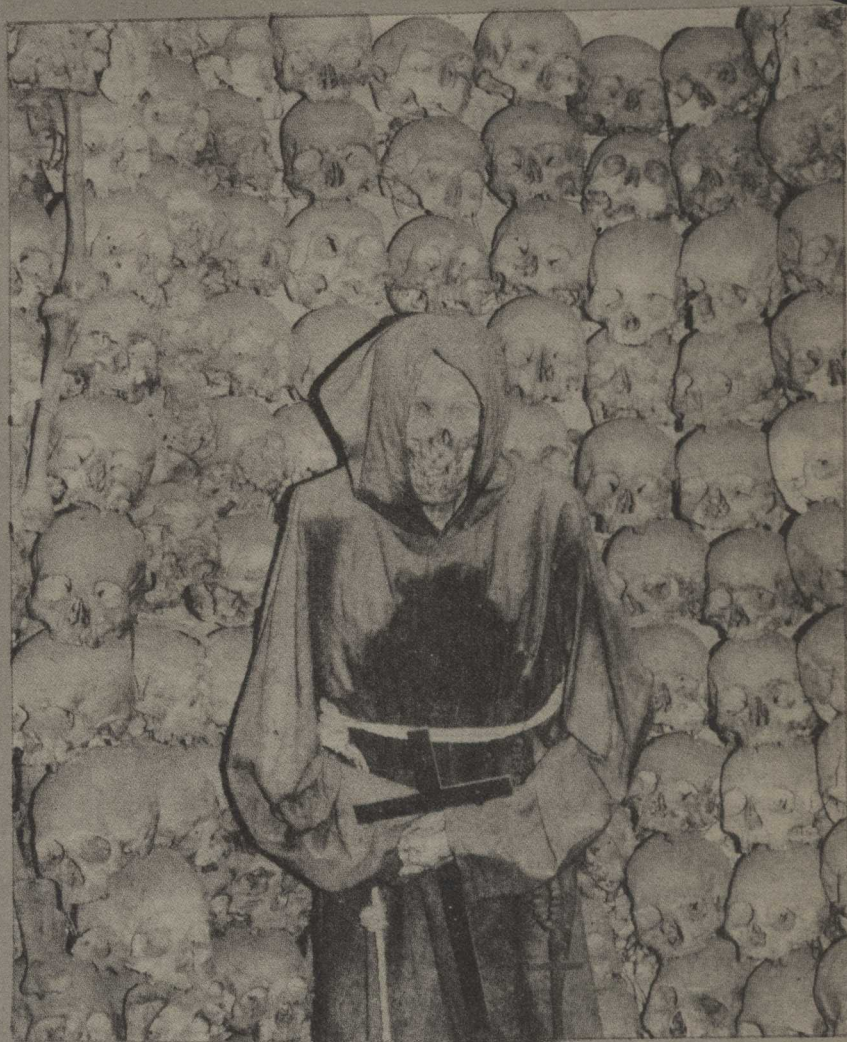
If your existence is hateful
to you ,die,
if you are overwhelmed by fate,
drink the hemlock.

If you are bowed with grief,
aband-on life.

Let the unhappy man recount
his misfortune,

Let the magistrate supply him
with remedy,and his wretched-
ness will come to end.

但若自殺者不能提出理由，則會被法庭處罰，成罪的理由並非自殺，而是非理性地選擇死亡，可見出此兩民族能完全排除迷信觀念，而更冷靜明智地思考這個問題，充份顯現出古代文化國的智慧 and 豐采。不過，根據古羅馬法律，奴隸和軍人都是不能自殺的，因為前者屬私人財產，後者屬國家財產，故他們不能隨意控制自己的生死。



■ 宗教之前

我們必須注意：各民族對自殺行為的態度經常受他們所信奉的宗教所影響，早期歐洲國家對自殺者的鄙夷除部份來自恐懼感外，也有部份基於宗教因素的。自殺致死的人不得葬入普通人的墓地，教士也不能來為其讀經。基督教會指出：人類的生死全屬上帝之權，若自己處理生命，就犯了侵奪上帝權限的大罪。

基督教

其實，「自殺是罪」的觀念在基督教中很遲才出現，由於舊約新約中皆沒有明確嚴禁自殺的言論，故最早期的教會亦不反對自殺行為。舊約中對所記載的四名自殺者（Samson, Saul, Abimelech, Achitophel）並沒有否定的評價；而新約對出賣耶穌之猷大

的自殺也是輕輕掠過，他的自殺似乎是懊悔的表現；很久以後，神學者才指出猷大的自殺較其出賣耶穌的行動更被神所遣責。在最早期的教會中，有些教士甚至認為耶穌的死也是自殺行為：他選擇以流血的方式奉獻生命，救贖世人。可見當時教會對自殺的態度是中立的。

直至第六世紀，教士提出自殺乃觸犯了十誡中的第六誡「不可殺人…凡殺人的，難免受審判」因此「殺己」也屬「殺人」之列；而基於人類肉身是靈魂的居所，靈魂是永存的，故審判不在此生，而在他生。生命是主賜予的禮物，拒絕生命便是拒絕上主；毀滅上主的形象便是毀滅祂，將受到永久的懲罰。禁止自殺就如禁止墮胎一樣，是人類對待生命的限制。

佛道

至於道教佛教，是以人為本位的宗教，要求人類自我超昇。它沒有強烈「禁止人的自殺」，只不過認為這是在修為上失敗的結果，以致為外物而煩惱；為俗事而捨生。然而，自殺畢竟是一種「有慾有求」的極端表現，主張清靜寂滅、無慾無求的宗教，終究也不鼓勵這種行為。

■ 人性、理性

自殺者往往會認為自己的抉擇是理性的；而局外人多認為自殺者是欠缺理性的。到底自殺行為能不能正如古希臘人前述般「理智而正確」的呢？

Branelt 的見解

現代的美國哲學家布蘭特提出一套新的見解：他認為大多數人自殺都是出於一時衝動，而沒有經過周詳的考慮。一個人若要理性地抉擇生死，他必須冷靜地衡量他的「生命年」，他必須計算一下假若他不進行自殺，他會在何時自然地死去。比方他還可活二十年，那麼，他便要估計一下自己在一小時內死去的滿足感（expectable utility）較大，還是在二十年後死去的滿足感較大，這樣，當事人即可輕易地決定應否死去了。



一個經理的故事

舉個實例：一位商行經理因投資錯誤引致被開除；他的妻子因而離棄他；他的兒女已長大；以他的年紀已不可能有另一份同樣薪酬同樣職位的工作，由於他的事業和家庭同時給他帶來打擊，使他萌起了自殺的念頭。根據他的推測，他已無法挽回昔日的事業和婚姻，他要面對的，是一份普通入息的工作，寂寞和平淡的生活，並要由豪華住宅遷至普通樓房，還有，他不能用以往的方式招待他的朋友了。這些，他是否能忍受？當然，這個人要重新適應他的生活，他可能有機會找到另一位伴侶，遇到另一階層的朋友，他可能逐漸對他的新工作感到興趣，當然他不能忽略由於他不必再憂慮繁重的業務，故晚上不須吞服安眠藥幫助入睡。這個人自殺以前，應仔細計較得失，才能算是理性的抉擇。

量也量不了

無疑，在這種計算形算形式中，很多事情是難以準確地預料在內，它所能做到的，只是較為接近實際情況而已。

布蘭特並說明非理性自殺往往出於當事人在接受重大打擊後對自己失去信心，以致對未來的估計失準，偏向於過度悲觀，結果在非理性的情況下結束生命。

嚴格來說，自殺行為的理性成份是無法衡量的，因為當一個人做錯了事，他會在事後察覺出來，並感到懊悔；然而，一個成功自殺者却無法在事後重新衡量對錯，也無法向人表示滿意或後悔，故我們無法將其自殺的真正結果與不自殺的真正結果加以比較，在此邏輯性隱晦（logical opaqueness）下，實無從估計此行為的理性成份。

報訊「本」
 名男子疑
 因病厭世
 發現屍體
 命。頸斃

世厭病因
頸吊男壯
院醫出才
門死入又

其死者
 其友友人在
 人應，且日
 氣窗內望，
 到，立刻望
 察用一條六
 飯，電線吊
 下，送抵聯
 已不治。醫
 駕駛，死者
 元現款，手
 但沒有遺

蔡能活，
 四十七歲，
 原為貨車司機，
 月前曾因病入院，
 醫病入院留醫，
 期日才星

昨十六日，
 向子疑患有精神
 十分不開心，不
 據附近街坊，
 男子疑患有精神
 昨十六日，
 向子疑患有精神
 十分不開心，不
 據附近街坊，
 男子疑患有精神

化粧中
 留鏡自
 令喪縊

化用輪地(午名報)
 上控身(西人)昨一
 和愛，志下(本)
 兒女，志下(本)
 三死(文)者。失
 號人，(文)者。失

其位，昨
 門，昨
 到，昨
 子，昨
 用，昨
 子，昨
 用，昨

一救田羅工女

自1961年起，香港法律中「自殺屬罪行」一條已被刪去；而普羅大眾對生活的態度就是「適者生存」，放棄生存的自然就是弱者了。香港是一個現實的社會，人們自小到老都要適應各式各樣的壓力考驗，以致香港人在應付重壓方面似乎別有一手。亦因其習慣於承受各式各樣的壓力，故對無法適應生活而自殺的人，會予以「傻」、「蠢」、「懦弱」、「無能」等評價，却很少因而檢討問題之焦點。

我們承認基於政治因素，香港人的國家民族觀念較為薄弱，因此殉國、死諫等事幾乎無可能發生在典型的香港人身上。香港的自殺者多基於一些個人理由而選擇死亡，如貧困病苦、癡情嫉妬、與家人口角不和、憂患將來、商業損失或負債，憂鬱厭世、苦於衰老及考試落敗等。

某些自殺悲劇是可以避免的：比如老人自殺率漸漸上升，香港的福利制度是不是要負上部份責任呢？又比如學生失意自殺，我們應多設法防止自殺會以安撫學生情緒，還是應重新估計咱們富挑戰性的教育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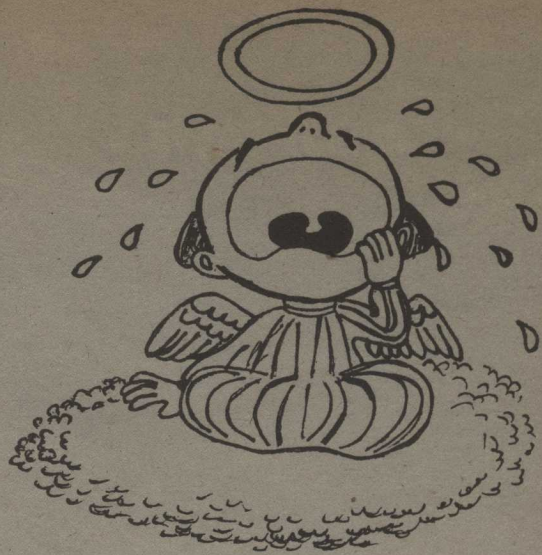
男子自太註
結穴

昨十六日，
 向子疑患有精神
 十分不開心，不
 據附近街坊，
 男子疑患有精神
 昨十六日，
 向子疑患有精神
 十分不開心，不
 據附近街坊，
 男子疑患有精神

中鍊家村後山樹上
年鎖男頸上
喪命

昨十六日，
 向子疑患有精神
 十分不開心，不
 據附近街坊，
 男子疑患有精神
 昨十六日，
 向子疑患有精神
 十分不開心，不
 據附近街坊，
 男子疑患有精神

絕世而兼絕我



少見多怪

七月中旬，一個中四學生自殺，到此刻執筆的時候，已增兩個，一個中一，一個中二，合起來，自殺成功的與不成功的，一共三個。各方似乎特別關注，一時不少輿論。學生自殺，非自今年始，並且論數字比例，也可說萬中無一，屬於絕少數，何以這會子却大驚小怪？不過，驚怪有時不一定由於「多」，也許正由於「少」，少見所以多怪。

洗脫不去的污名

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四的一個，因為有遺書可看。大部分輿論的興趣是下評語，曰：「懦夫所為」、「懦怯表現」、「這樣的以死警世是不足取的」、「這是十分愚蠢和錯誤的」、「這實在是逃避責任，並不值得同情」。再看自殺者的遺書：「不要讓我去後留有污名，因為校方爲了保持聲譽必會將我的人格盡量貶低。」現在，不用校方去貶低他，輿論已先把他的貶低了。我想，他顧慮得有理。我自己沒興趣對一個自殺的人作道德評論，人死了，說甚麼都太晚，一個人到了苦不欲生而要選擇自殺的地步，我只覺得悲哀。學生爲什麼要自殺？留級和功課壓力都不是充分的理由，也不是真正的理由，因為這還是解釋不了爲什麼其他有同樣遭遇的學生沒有自殺，而偏偏這個學生要自殺。至少，報載上述學生的學校有六班中四，今年留級的共有二十餘人，而和他同班又一起要留級的就有六個，除了他，餘人都沒有自殺。我倒是想了解，這個學生（和他同類的學生，一定還有）的「生命感」是怎樣的？他的「生命內容」主要有些什麼？

悲觀者的三條路

朱光潛曾有一篇文章，講及他對於自殺的意見，其中有這樣的分析：覺得苦多樂少的人，悲觀之極，總不出乎絕世絕我兩路。有人絕世而不絕我，表現爲玩世或逃世；有人絕我而不絕世，所謂捨己爲群，「把涉及我的一切憂苦歡樂的觀念一刀斬斷」，「這世界是污濁極了，苦痛我也受夠了。我自己姑且不算罷，但

是我自己墮入苦海了，我決不忍睜睜地看別人也跟我下水。我決計要努力把這個環境弄得完美些，使後我而來的人們免得再嘗受我現在所嘗受的苦痛。」宗教家的精神屬於此類。此外還有一種，絕世而兼絕我——自殺。

「絕我」與「警世」

這中四學生算是絕世而兼絕我了。有人斥他「逃避責任」，但我看他像一個不負責任的學生，相反，他是曾經「盡了力」的，畢竟臨死還帶着責任感而去的。像宗教家「以出世的精神，做人世的事業」、這境界恐非一個青年輕易可達。他的自殺，自然主要是爲了一己的「絕我」，一跳而斷絕了涉及我的一切憂苦；其次才是爲群的「警世」，不論警世是否主要動機，也不論警世的客觀效果如何，都不妨礙他有警世的企圖，他也許自覺匡世無力，唯有以死「警世」，把匡世的重任期諸他人；不能也，非不爲也，這裏頭有一種無可奈何的悲哀。這樣看來，他的自殺是有心絕我而未能忘世，未能忘於匡世；說絕世，說逃避責任，他內心反是不徹底的，至少他死前猶冀望這個世

界有所改善。

「名」與「利」之間……

「衣食足然後知榮辱」，我們向來把榮辱看做文明的一種進步。這學生正是有榮譽感的，並且看得很重。重視名譽而至於自殺，令我想起了另一篇文章——梁實秋的「由一位廚師自殺談起」，略謂法國有一權威刊物「米舍蘭嚮導」，把入選的飯店評爲普通飯店和傑出飯店，有一家飯店一直是屬於兩顆星的——「烹調極佳，值得一顧」。一九六六年，這刊物的某一期不僅把這一家飯店的兩顆星取消，而且根本未予著錄。

到了九月，這飯店的首席廚師就自殺了。這是重視名譽的結果。「被這刊物一加品題，輒能身價百倍，反之，一加貶抑，便覺臉上無光。」我想，這學生的感受也許彷彿似之。「有時候一個人於利害之外還要顧到名譽，甚至把名譽放在利害之上。」這就不僅是利害的問題了，輿論有的說「假如讀書成績追不上，也可以進修其他專業技能」，可謂牛頭不對馬嘴，用得着說麼，他自己也早知道留級「一年後



又是一條好漢」。

比起廚師的自殺，却有一點不同，那廚師沒有抗議，沒有辯白，只是羞愧難當的去了；這學生呢，他臨別留言。「若非其罪，何肯吞聲？」他死前仍努力要肯定自己，肯定自己的「人格」，肯定自己「到底是一個好學生」，甚至還努力爭取死後不要「留有污名」。這是對於遭人否定的回應，這是自我肯定對他人否定的抗爭。是的，這真是矛盾，我們教會學生肯定自己，而對於「已盡了力」的學生我們却無法相應地令他覺得受到肯定，這是學校對學生的自我肯定開的玩笑。

考試=做人？

培養責任感，榮譽感，就這個學生，就這一點意義來說，學校的教育是成功的。然而這榮譽感落在什麼上面？輿論有的評這學生曰：「仍然未能有分析問題的能力，亦未明白考試及做人是兩回事。」是的，考試本身不等於做人，但似乎忘了，考試的後果却往往和做人是分不開的同一回事，並且又往往是成人在現實裏先把考試弄成是唯一的主要衡量標準，弄成和做人是同一回事。兒童才開始有生命感，即以考試（廣義的說是讀書）為生命的大部分內容，考試即佔去了他大部分的注意力。讀書考試失敗，於他就是做人失敗。我們說，須知人生除了考試之外，還有其他呀。那有什麼用？考試就是他生命的大部分或全部，就是他眼前的感受。他只有見於考試而無見於其他，這誠然是不智的，不過，兒童常是感性多於理性，難道我們竟不知道？我們給他以狹窄的世界，却去希求他養出廣闊的世界觀，希求他具備廣闊的胸襟去迎接挫敗！

學校就是壓力團體

「人生歷程中往往會遇到各類考驗及挑戰，將人磨練得更堅強。」於是考試挫敗也可以解釋成好事，我們又可以訓勉失敗的學生：「失敗乃成功之母」呀，以至「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呀。對於壓力，學生只應有承受一途，因為挫敗就是考驗，經不起考驗而不願繼續，就名之曰「逃避」，名之曰「不夠堅強」。對於學生，許多學校就是壓力團體。層層的壓力考驗，承受得住的，我們就讚一聲：「善哉！」承受不住的，我們就嘆一聲「惜哉！」或者「蠢哉！」至於學生的承壓能力如何，有無厚薄之分，壓力是否成比例，誰耐煩管呢？考驗、磨練是可以的，但應問是否合理，是否過分，倘若太過分了，那不是磨練，是折磨。問題不在我們成人的感覺怎樣，重要的是兒童本身的感受。魯迅曾說：「往昔的歐人對於孩子的誤解，是以為成人的預備；中國人的誤解，是以為縮小的成人。」兒童就是兒童，願今後不要再拿他當成人，當成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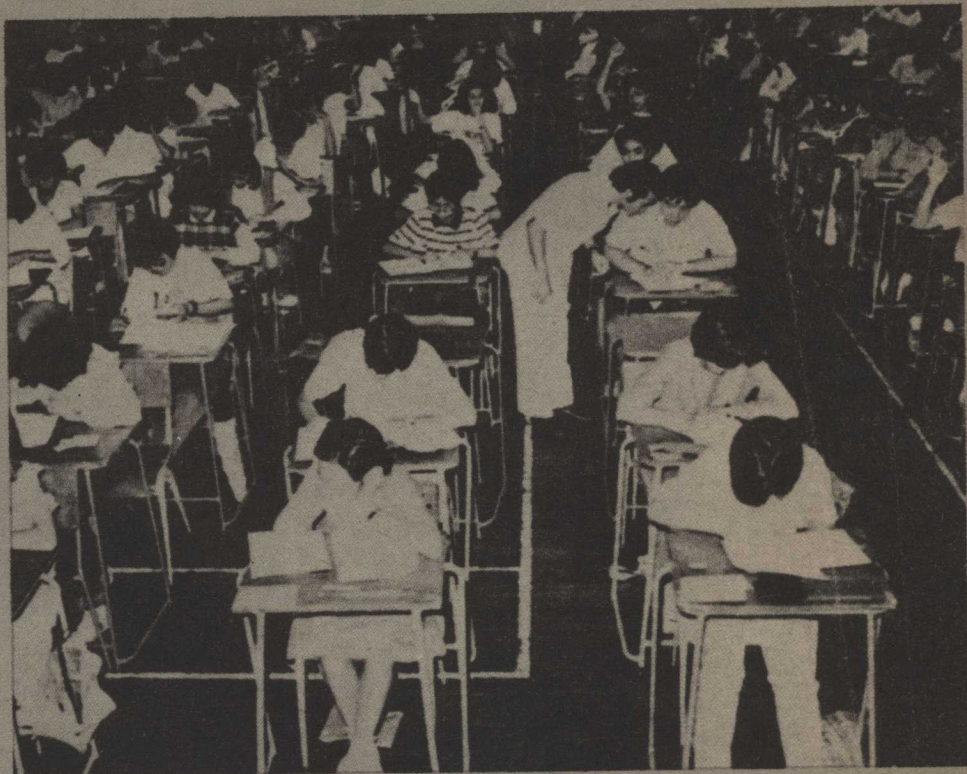
般施壓磨練。超量的壓力，量這些初生之犢如何載得起？

死者已矣，生者如何？

自殺的學生死了，大家似乎不以他的「絕世而兼絕我」為然。人類是善忘的動物，我們很快就會忘掉。死者已矣，生者如何？絕大多

數的學生還沒有死，許多正以玩世為絕世，或以逃世為絕世，還有以自暴自棄為絕我的，我們又看見沒有？

（本文原載「教育視點」，
現已徵得該社許可轉載。）



■又到考試季節，學生們誠惶誠恐地「備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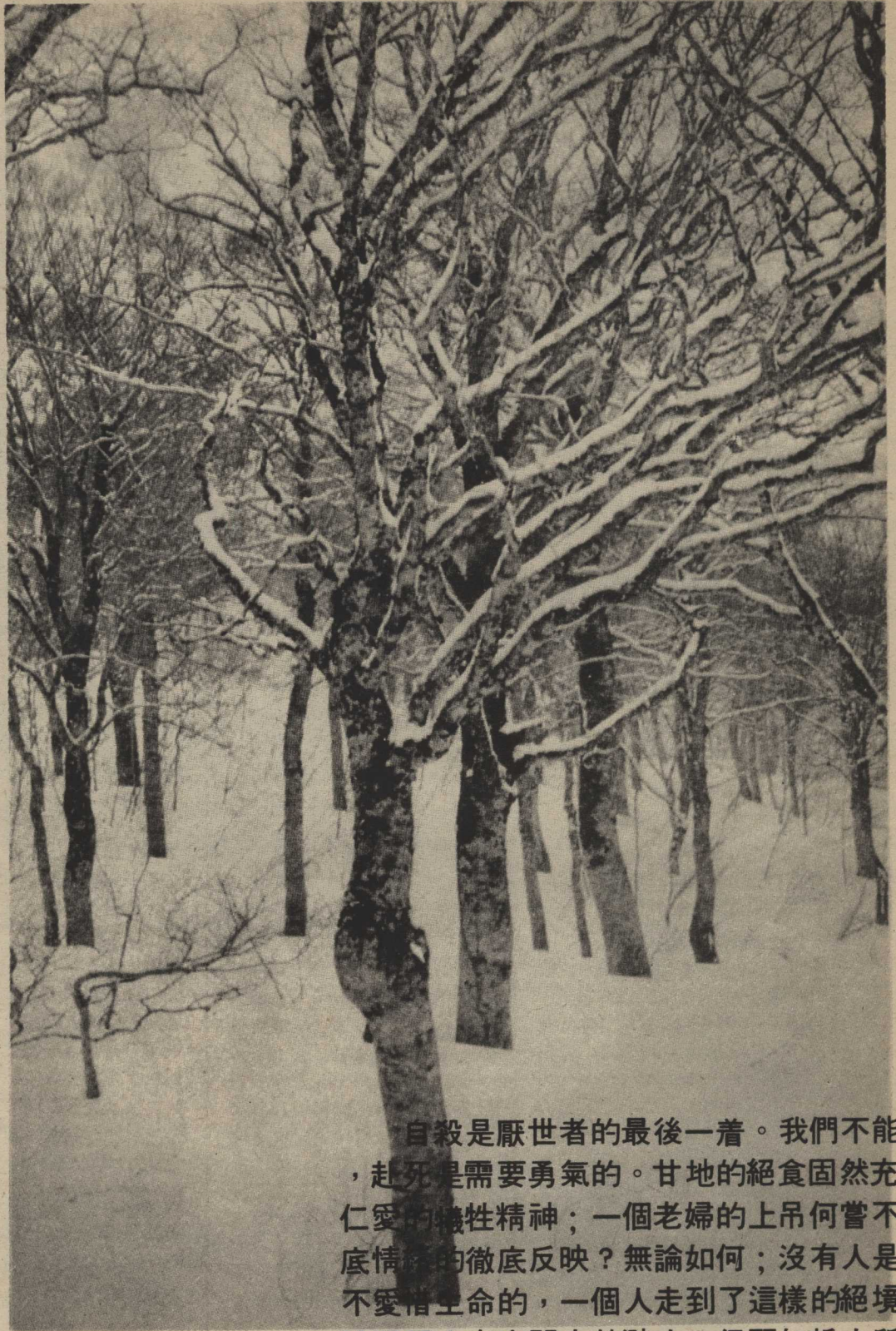
一千個不高興，一萬種莫名奇妙的委曲感，一億個不願意自己是愁眉苦臉！但，請原諒我！原諒我的無奈，原諒我的矛盾 倒想振翅遠洋，直冲九霄，與雲彩作伴，拾回那罕有的清逸，披上白雲的潔淨，清洗身心之累俗塵埃，淋一身清冷的水。然後，浮遊在
萬有、無極，茫茫穹蒼。
找不著半點的「實在」，
却好像不感到一絲煩厭就
讓我像死去，或者讓我像
全身癱瘓了，靜躺清風白
雲裏。披風飲露，吃風雨
我的父母，我的一切一切，我會流著熾熱的淚與你們告別，且讓你們曾給予我的愛護關懷，溶在淚裏，給我一拼吞下……」那是無端裏想說的夢話，也許是夢！輕輕的拭了眼角的淚，似說夢話的和你們說再見。也許，我會漸消失于這偶然的混沌裏，像夢！

「愁愁的，
也許是夢」

吞飛霜。腦子也許會有
思想！無聊似乎空洞之思
想——而眼睛在看，心在
感受。然後，完全的熟睡
，或者漸漸化為飛逸的塵
埃，消失在輕風中。

「再見了，我的友人，
我的父母，我的一切一切，
我會流著熾熱的淚與你們告別，
且讓你們曾給予我的
愛護關懷，溶在淚裏，
給我一拼吞下……」

小夏



自殺是厭世者的最後一着。我們不能否認，赴死是需要勇氣的。甘地的絕食固然充滿了仁愛的犧牲精神；一個老婦的上吊何嘗不是她底情緒的徹底反映？無論如何；沒有人是生來不愛惜生命的，一個人走到了這樣的絕境，只說明了人在空間中的渺小。但願如哲人所說：「勇氣的考驗不在死而在生」。